

济公全传

〔清〕郭小亭◎著

〔第二卷〕



〔清〕郭小亭◎著

〔第二卷〕

济公全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济公全传/(清)郭小亭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2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1-1

I. 济… II. 郭…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0 号

Ji Gong Quan Zhuan

济公全传(二)

原 著:(清)郭小亭

责任编辑:张雪霜

封面设计:徐 超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948 千字

印 张:5

书 号:ISBN 978-7-80626-251-1

定 价:175.00 元(全七册)

目 录

第三十三回	设阴谋恶化梁百万 发慈悲戏耍张妙兴	153
第三十四回	施妖法恶道害人 显神通济公斗法	157
第三十五回	烧妖道义收陈亮 访济公路见不平	161
第三十六回	逛西湖酒楼听闲话 气不平夤夜入苏宅	165
第三十七回	听奸言苏福生祸心 见济公皂白得分明	169
第三十八回	苏北山酒馆逢韩老 济禅师床底会英雄	174
第三十九回	圣手猿初入灵隐寺 济长老被请上昆山	179
第四十回	济公舍银救孝子 赵福贪财买巨石	183

第四十一回	昆山县巧逢奇巧案 赵玉贞守节被人欺	188
第四十二回	贞节妇含冤寻县主 济禅师耍笑捉贼徒	193
第四十三回	巧取供审清前案 赵凤鸣款留圣僧	198
第四十四回	诱汤二县衙完案 两公差拜请济公	203
第四十五回	华云龙气走西川 镇八方义结英雄	208
第四十六回	庆贺守正群雄结拜 逛临安城巧遇王通	213
第四十七回	遇节妇淫贼采花 泰山楼复伤人命	217
第四十八回	赵太守奉令捉贼 昆山县迎请济公	222
第四十九回	秦相府太守审贼 如意巷刺客捉拿	227
第五十回	捉贼人班头各奋勇 办海捕济公出都门	232
第五十一回	救义仆同赴千家口 见拜弟各诉别离情	237

目 录

第五十二回	美髯公拜请济公 会英楼巧遇贼寇	241
第五十三回	绿林贼偏遇路劫 设奸谋画虎不成	245
第五十四回	显神通戏耍雷鸣 舍妙药义救王忠	249
第五十五回	天兴店施法见贼人 小镇店吃酒遇故旧	253
第五十六回	郑雄途中见济公 王贵林内劫孤客	257
第五十七回	避难巧救遇难人 雷陈误入黑贼店	262
第五十八回	董家店双杰被害 济禅师报应贼人	266
第五十九回	济公火烧董家店 陈雷送信找云龙	271
第六十回	众匪棍练艺请英雄 登山豹赌气邀拜兄	276
第六十一回	托义弟英雄离故土 见嫂嫂李平生疑心	280
第六十二回	暗访察路遇乾坤鼠 得私信雷陈遇盟兄	284

第六十三回	四英雄马宅谈心	289
	济禅师酒馆治病	
第六十四回	李平为友请济公	294
	马静捉奸毗卢寺	
第六十五回	律令鬼王宅捉妖	298
	醉禅师古寺治狐	
第六十六回	卧虎桥淫贼杀和尚	302
	庆丰屯济公救文生	

第三十三回

设阴谋恶化梁百万 发慈悲戏耍张妙兴

话说济公正自喊嚷化缘。见梁员外从内院出来，说：“什么人在我门首喧哗？”和尚过去，先打一问讯，然后说：“员外要问，是我和尚，从此路过，久仰员外是个善人，我一看这所宅院，犯五鬼飞廉煞，家中定有病人，我要给净宅除煞，退鬼治病。一到你这门首，这些家人先问我要门包。我说我又不是来求员外，哪里有门包给你？因此争吵起来。”梁员外一听说：“这些奴才！不知在门首做了多少弊端？”家人说：“员外不是，他来到这里，先说化缘。”就把上项之事，也学说一回。员外也不理论，问：“和尚宝刹在哪里？”和尚说：“我在杭城西湖灵隐寺。我名道济，讹言传济颠僧就是我。”梁员外看和尚那样，半信半疑，说：“既是济公慈悲，随我来。”济公跟着员外，一直来到里面上房东里间。济公见炕上躺着公子梁士元，昏迷不醒，两旁有许多婆子家人伺候。梁员外忙说道：“儿呀！梁士元醒来！”连叫数声，见梁士元昏昏沉沉，人事不知，连头也不抬。济公说：“员外不便着急。我叫他说两句话，吃点东西，少时立刻见效。”老员外甚喜，说：“既得如是，圣僧慈悲慈悲吧。”罗汉爷伸手把帽子摘下，叫人把梁士元扶起来，慢慢把帽子给他戴上，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见梁士元慢慢把眼睁开，叹出一口气来，说：“来人，给我点水喝。”老员外一看，甚为喜悦，连连称好。和尚说：“冲这一手，值你一顿饭不值？”梁员外说：“圣僧何出此言？慢说一顿饭，就是我常常供奉你老人家，也是

应当的。”和尚说：“那倒不必。”员外说：“圣僧你要吃什么？叫他们预备。”和尚说：“你把你们管厨的叫来，我告诉他。”家人去把厨子叫来。和尚说：“你去预备糖拌蜜钱，干鲜果品，冷荤热炒，一桌上等高摆海味席，就在这外间屋中吃。”厨子答应。本是大富贵人家，一应的东西俱都现成，家人摆设桌凳，少时厨子菜已齐备。员外请和尚上座吃酒，老员外旁边陪着，开怀畅饮。老员外心说：“和尚这个帽子倒不错，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我问他要多少钱，把帽子留下，给我儿戴。”员外见梁士元在屋中也说出话来，要喝糖水，要吃东西，心中甚悦。员外说：“圣僧的妙法，果然是手到病除。”和尚说：“员外你瞧我这帽子好不好？”员外说：“好。”和尚说：“好可是好，我打算找个主儿，把它卖了。”员外一听，心中欢喜，说：“和尚你要卖多少钱？我留下。”济公说：“员外要留下好办，把你这份家业买卖房地业给我，我把帽子给你。”老员外一听，连连摇头说：“我买不起。”说着话，家人把菜上齐，员外陪着和尚喝酒。和尚说：“员外，你把你门上看门的那位管家叫来，我有话说。”员外当时吩咐家人叫去，少时来到里面说：“员外叫我有何吩咐？”和尚说：“我方才说要吃上等高摆海味席，干鲜果品，冷荤热炒，糖拌蜜钱，叫你们员外陪着我。你瞧我没说错吧？对得起你。”家人说：“是。”和尚说：“员外你还得慈悲，我还带着三个跟班的在外头等着，没吃酒呢。”员外吩咐请进，预备酒席。家人心说：“他还有跟班的？连他都没有整衣裳，他的跟班的必然更穷了。”想着，来到外面喊嚷：“哪个是跟穷和尚来的？”高国泰说：“是我。”家人一看，是一位儒流秀士打扮，俊品人物，仪表非常，穿的甚是整齐。家人说：“还有二位在哪里？”苏禄、冯顺二人过来说：“我们也是跟和尚的。”梁福一看，这二人更阔了。本来苏禄是苏北山的家人，穿的更齐整。梁福心里说：“和尚有钱，全打扮了跟班的。”赶紧把三位让到门房，摆上酒席，让三个人吃饭。里

面老员外陪着和尚喝酒，说闲话，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外面进来一个家人，走在员外耳边，说话不敢叫和尚听见：“回禀员外，道爷来了。”这一句话不打紧，梁员外为了难。有心陪着和尚说话，又怕老道挑了眼走了；有心走出迎接老道，应酬老道，又怕和尚挑了眼。老员外的心思，谁也不肯得罪，不拘和尚老道，谁把他儿病给治好了，老员外都要谢的。自己正在心中为难。和尚说：“员外你必是来了亲戚，你倒不必拘束。”这一句话，把老员外提醒。员外说：“是。”和尚说：“你去应酬亲戚要紧，多一半还不是外人，许是你小姨子来了。”老员外一笑站起，吩咐家人给圣僧斟酒，“我去看看，少时我就来陪圣僧喝酒。”说罢站起奔外书房来。这院中是小四合房三间，西配房作外书房。老员外进到书房一看，见老道早已进来坐定，有家人在一旁献茶。梁员外赶紧行礼说：“仙长驾到，未曾远迎，面前恕罪。”老道说：“员外说哪里话来，知己勿叙套言。”梁员外赶紧吩咐摆酒，问：“老道用荤用素？”张妙兴说：“荤素皆可。”家人擦抹桌案，杯盘连落，摆上一桌酒菜。老员外亲自给老道斟酒，一旁相陪，闲谈叙话。梁员外说：“仙长，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知道？”老道说：“那个有名便知，无名不晓。”梁员外说：“西湖灵隐寺有一位济公，你可知道？”老道心中一动：“我要说济公有能为，就显不出我来。”想罢老道说：“员外你提的就是那西湖灵隐寺的酒醉疯颠的济颠僧，乃无知之辈，不足挂齿。”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院中有人答话：“好杂毛老道！背地里说人。”只见帘栊一起，由外面来者正是济公。老员外一见，心里说：“这些家人们实在可恨，我叫你们陪着和尚吃酒，你们为何放他出来？这老道一见面，倘若辩起嘴来，多有不便。”

书中交代，和尚在里面喝着酒，家人在旁边伺候，无故的和尚站起，来到里间屋中，把梁士元头上的僧帽摘下来。梁士元正然坐着，又说又笑，和尚把帽子一摘下来，梁士元翻身躺下，人

事不知，仍然昏迷不醒。家人说：“和尚，你为什么把帽子给摘下来？”和尚说：“一桌酒要戴多大工夫？”家人说：“好，你拿帽子换酒喝了，也不用我们员外吩咐，再给你摆一桌，你还把帽子给我们公子戴上。”和尚说：“我不饿了，等我饿了再吃吧。”说着话，和尚往外就走。家人说：“和尚上哪去？”和尚说：“我上毛坑。”家人说：“我们带你去。”和尚说：“不用，要有一人跟着我，我就不能出恭。”家人也不敢跟了。和尚出来，就奔西跨院，刚到这院中，正赶上老道跟员外说酒醉疯颠的济颠乃无知之辈，何足挂齿，被和尚听见。和尚这才说：“好杂毛老道胆大！背地骂人。”一掀帘子，口中说：“好杂毛老道！”张妙兴刚要答言，济公一抬头说：“呦，这屋里有个老道，你可别挑眼，我没骂你，我骂那个老道呢。”梁员外赶紧站起来说：“圣僧请坐，仙长请坐，我给你们二位引见引见。”济公说：“员外不用给我们认识。”说着话和尚坐下了。家人给添了一份杯筷，和尚斟酒就喝，老道见和尚褴褛不堪，坐下就吃，这才问道：“和尚你是哪庙里的？”济公喝了一杯酒，把眼睛一翻说：“你要问我，就是那西湖灵隐寺酒醉疯颠无知之辈，不足挂齿的济颠。”老道一听，有些个心中不悦。和尚说：“张道爷贵姓呢？”老道说：“和尚你这是成心，你知道我姓张，你又问我贵姓。”和尚说：“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可认得？”老道说：“哪个？”和尚说：“我有个徒孙叫华清风，你可认识？”老道一听，气往上撞：“他说我师父是他徒孙，待我结果他的性命。”想罢说：“和尚你满嘴胡说，待我山人结果于你！”老道当时手中掐诀，口内念咒，要跟济公斗法。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不知僧道二人斗法，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施妖法恶道害人 显神通济公斗法

话说济公同妖道二人正自口角相争，老道说：“和尚我叫你三声，你敢答应我三声？”济公说：“慢说三声，六声我都敢答应你。你叫吧！”老道一连叫了三声，那老道口中念念有词，把酒杯往桌上一拍，说声：“敕令。”只见和尚正自吃着酒，忽然间翻身躺地下。梁员外一见吃惊，连说：“老法师这是怎么了？”老道说：“你要问哪，我略施小术，就把他给治倒。我这酒杯在这扣一天，和尚躺一天；我把这酒杯拿起来，或给他吃药了，他才能活哪。”这话方说完，只见和尚站起来了。老道说：“我这酒杯并未拿起来，你就活了。”和尚说：“来，你还没给我药吃，我再躺下就完了。”老道说：“和尚你敢把生辰八字告诉我吗？”和尚说：“那也无妨，我就告诉你，我是某年某月某日生人，都告诉你，你怎么样吧？”老道立刻口中念念有词，说声：“敕令。”照定和尚头顶之上击了一掌，说声：“急！”站起身来，说：“员外我走之后，你急速把和尚放走，要不然鸡一鸣他准死，你可要打人命官司。”梁员外一看那济公昏迷不醒，人事不知。老道往外就走，员外在后面紧紧跟随，说：“仙长爷慢走，我来替和尚陪罪。”老道并不答言，一直到五仙山祥云观之内，叫师弟刘妙通：“快给绑个草人来！”刘妙通问：“你又害谁呀？”张妙兴说：“我这不是无故害人，只因我化梁员外，这和尚济颠僧，他胆敢欢耍于我，我是要暗害济公，报仇雪恨，方出我胸中之气。”刘妙通也不敢违背他，立刻用干草绑个草人来，放在那里。恶道又派刘妙通制

办物件，吃完晚饭，自己先把八仙桌儿放在那大殿之前，然后把香炉蜡扦五供，应用东西物件全都排好，把两个草人按放在两旁。恶道候至星斗出全，他到外面先把道冠摘下来，把扎头绳一去，包头条一解，把头发散开，把宝剑拉出来，立刻点上火，口中祷告说：“过往神灵，三清教主，保佑弟子，我要把济颠害了！我化了梁员外银两，我给烧香上供，挂袍还愿。”说完，把剑用无根水淬了，拿五谷粮食一撒，研了朱砂，撕了黄毛边纸条，画了灵符三道，把剑放好，粘上符咒，口中急说道：“快。”把宝剑一抡，那道符的火光，越抡越大，口中说：“头道灵符，叫他狂风大作！二道灵符，把济公魂魄拘来！三道灵符，我叫他人死为鬼，鬼死为聿！”正自洋洋得意，只觉背后一股冷风，抡刀剁来。老道往旁一闪身，抬头一看，来了一位绿林英雄，借灯光细看，头戴透风马尾巾，鬓边斜插一枝守正戒淫花，身穿皂缎软褂，靠周身密排寸扣，缎皂裤，花裹腿，蓝缎袜，倒纳千层底鞞鞋。面如白玉，目如明星，眉似漆刷，鼻梁高耸，唇若丹霞，五官俊美，手执利刃，照定老道剁来。张妙兴往旁边一闪，用手一指，口中念念有词。说声：“敕令。”那人翻身栽倒。老道要过来抡剑剁，只听屋中说：“师兄你千万别杀，那是我小弟的朋友。”过去先把那人扶起。书中交代，来者乃是镇江府丹阳县人，姓陈名亮，家住陈家堡，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叔父婶母长大成人。他还有一个胞妹玉梅，他叔父陈广泰，开白布店生理。陈亮自幼爱练拳脚棍棒，他和保镖之人，学了一趟进步连环腿的功夫，后来结交本地有一人，名叫雷鸣，绰号人称风里云烟。二人情如骨肉，把陈亮引入绿林之内。在江西玉山县，有保镖头姓杨名明，绰号人称威震八方夜游神，乃是行侠仗义之人，专爱管一个路见不平之事，杀贪官，斩恶霸，平生好交结天下英雄。陈亮自入绿林之后，也就跟这些侠义在一处，人称玉山县三十六侠，内中何等人物都有。只因这日是杨明之母寿诞之辰，众人都来祝寿，俱

有寿礼。陈亮来了，并未带来一物。雷鸣就说：“贤弟，你今理应制办些礼物来，以表你孝敬之心。老伯母生辰，叫别位观之也好看。”陈亮说：“我有礼物，少时取来，与众不同些。”此时正值四月初旬，夜内三更之后，他偷来一盘北鲜十个大桃，众人一看个个称奇。此时新桃未熟，陈桃已完，他会找来十个大桃，真不容易。众人给贺了一个号，人称圣手白猿，从此人都以此号呼之。陈亮这一年回家探望叔父，到家，他妹子陈玉梅和他叔父可就说：“陈亮不该身入绿林。咱们陈氏门中，世代虽说没有做官的，也都是诗礼人家。你这一人江湖，绿林为贼，一则上对不起祖先，下也对不过这里街邻。一日为贼终身寇，事犯当官，难免云阳市口，身受国法。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依我等相劝，你早早回头，急速改过自新，家中买卖也无人照应。”陈亮一听这些话，一语未发。这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次日也未告辞，他自己离家，却另有一个主意。他想：“我这一走，到京师求访高僧高道，自己一出家，了一身之孽冤，上无父母牵缠，下无妻子挂碍。”这日到了云兰镇，想要找点银钱作路费使用，夜间换上夜行衣，到了大户人家，盗了几十两银子，因天晚想要到祥云观看看刘妙通兄长，来至庙前，也没扣门，由东边蹰房进来。一看，那大殿头前，有一张桌子，后面站定老道，发髻散乱，黑脸带煞，手执宝剑，正自作法。陈亮并未识认，自己一想：“这厮定是把刘妙通兄给害了！他在此兴妖作怪，真乃可恼，不免我杀了他，一出我心中之气。”想罢，跳下来一刀，未砍着老道。老道一抖袍袖，把陈亮治倒在地。那陈亮闭目等死。只见刘妙通跳出来说：“师兄这是我的朋友，看我份上别杀他。”张道说：“好，原来你勾串外人要害我，你好独占这座庙。”陈亮说：“不是，我是一时粗率，只当是你把刘妙通害了，你自己占这庙，我不知你们是师兄弟。”刘妙通给他二人见

了，陈亮认了自己之错，然后到屋内问：“张道爷在那里作何法术？”刘妙通说：“贤弟，你早不来晚不来，单候至今日来，他这是要害那灵隐寺的济公长老，拘人家三魂七魄。我也听人说过，那济公是一位得道之人，恐其未必能把人家魂给拘来。”陈亮一听，心中说：“我正要访高僧高道，想要出家，不想今日在此相遇。我今看他二人谁的能为好？”正在思想，只听外边老道又做起法来，口中说：“济颠魂魄不来，等待何时？”又把那二道符抡起来，火光大作，方往外一甩，只见由西北起了一阵狂风，怎见得？有赞为证：

扬罢狂风，倒树绝林。江声昏惨惨，枯树暗沉沉。海浪如山纵，浑波万叠侵。万鬼怒嚎天烟气，走石飞沙乱伤人。这阵风过去，只听有草鞋之声，随风彳亍彳亍。响不多时，只见桌案以前，站定一个穷颠和尚。张妙兴说：“好胆大妖僧！我拘你魂来，你怎么人来见我？”济公哈哈大笑说：“孽障你好胆大！你不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要知僧道斗法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烧妖道义收陈亮 访济公路见不平

话说张妙兴正在大殿作法，想要拘济公魂魄，焉想到济公亲身前来。老道一见，勃然大怒说：“好颠僧，我拘你魂魄，你怎么人来了？”书中交代，老道自从云兰镇梁家出来，梁员外没追上老道，梁员外只当是济公死了。及至回到书房，见济公在那房里坐着喝酒。梁员外心中甚为喜悦，说：“圣僧，你老人家没死呀？老道说把圣僧魂魄拘了去。”济公说：“他把我的魂魄，你儿子的魂魄，一定是拘了去。我今天晚上去找他！”老员外说：“不必，他一个出家人，这等作恶，早晚必遭天报，圣僧不必跟他一般见识。依我之见，由他去吧。”济公也不还言，在这里喝酒，直到天晚。济公说：“我到外面方便方便，少时就来。”老员外信以为真。和尚出离了梁宅，一直正奔五仙山来，到了祥云观，见老道正在作法。陈亮来，济公也看的真真切切，见老道第二次书符念咒，济公这才随着风来到桌案以前。按说老道自己就应当醒悟：拘魂把人拘来，济公这点道行就不小。可是老道倒冲冲大怒，用宝剑一指，说：“颠僧，我化梁万苍，与你何干？你无故坏我的大事，你好大胆量！你今天要知时达物，跪到我法台以前，磕头，叫我三声祖师爷，山人有一分好生之德，饶尔不死。如要不然，当时我用宝剑结果你的性命！”济公说：“好妖道，你在这里兴妖作怪，无故恶化梁万苍，你还敢见了我这样无礼，我和尚越说越有气。”冷不防济公打了老道一个嘴巴，打的老道脸上冒火，气往上撞，抡剑照定济公搂头就剁。二人就在大殿以

前，各施所能。老道恨不能一剑把和尚杀了，和尚跟他来回乱绕，掐一把，拧一把，气得老道哇呀呀直嚷。老道身子往旁处一闪，由兜囊掏出一宗法宝，口中念念有词，就声：“敕令。”白亮亮一宗物件，扑奔济公打去。罗汉爷睁眼一看，见半悬空刷啦啦一响，白茫茫一宗物件，扑奔顶门而来。济公一看，认识这宗法宝，名叫混元如意石。这石头能大能小，要大真能有数丈大，要小如鸡子一般，可以带在兜囊。这石头要打着人，准打个头碎血出。济公禅师用手一指，口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唵敕令赫。”这石头滴溜溜一转，现了原形，落在济公袖口之内。老道见济公把他的法术破了，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伸手又掏出一宗物件。老道站在正北，用宝剑一晃，口中念咒，手内掐诀，由就地起了一阵怪风，刮的毛骨悚然。济公再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只斑斓猛虎，摇头摆尾，扑奔济公而来。罗汉一看，好生厉害，真是：

头大耳圆尾小，浑身锦绣难描；牧童一见胆落，樵夫闻声魂消；常在深山抖雄彪，万兽从中招讨。

济公一见，哈哈大笑说：“好孽障，你用这等法术，也要在我跟前卖弄，真乃是江边卖水。”说着话，用手一指，那老虎变作一个纸老虎，现了原形。老道见连破了两宗法宝，不由气往上撞，说：“好，和尚真乃大胆！叫你知道我山人的厉害。”伸手由兜囊掏出一根捆仙绳，在手中一托。老道说：“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我本不打算害你，这是你自找，屡次讨死，休怨山人。我今天要开开杀戒！”他这根捆仙绳，最厉害无比，勿论什么妖精，捆上就得现原形。和尚一看，连说不好！老道口中念咒，把绳扔起来，只见金光缭绕，扑奔济公。和尚连声喊嚷：“救人哪！可了不得了！要捆和尚！”转眼就见这根绳把和尚捆了三道，和尚翻身栽倒。张妙兴哈哈大笑说：“颠僧，我只当你有多大神通？敢情原来你就是这样无知之辈，待我结果你的性命。”老道说这